中都儲志卷之九

中都儲志卷之十

文藝

張良知曰君子經濟軍國敷陳治道忠愛之忱昭矣其或即事紀實撫景暢懷吐心聲之妙發藻翰之思雄篇雅什金玉炳耀覯其詞可以知其人因其人可以論其政匪傳于今奚徵于後是故欽仰前修彙萃芳緒志文藝

記銘詩

戶部分司題名記

南京戶部分司在鳳陽府治之南度支鳳陽留守以及懷遠長淮洪塘諸衛所官軍金穀殆數十萬其徵受于河北江南者凡十有八九郡往時以各衛官或他僚釐也然武弁不免冒濫官吏或至侵濕乃宣德中

欽依差南京戶部主事或員外郎一人監臨焉自是以來駸駸乎且百人矣而南陽王公鴻儒嘉魚李公承勛皆由此其興也於是前主事徽州葉君份志欲考往題名安岳湯君紹恩已伐石壽州未樹也乃吾三原秦君鎬嗣二君以有為懼前哲之無聞走使問記以明勸戒夫計資以俵銀驗口以出穀一隸首可也何至勞茲小司徒哉夫衆無不濟之謂惠出有先後之謂序當其可之謂時衡量皆實之謂信行伍窮困皆獲其欲下無第剋之謂法茲五者非君子

不能也是故能乎此者則士無怨讟而訟聲作是謂善於其職也不能乎此者則事有凍餒而衆心離是謂不良於其職也然則題名記豈非以徵實哉且鳳陽乃

高皇帝龍飛之地初欲定鼎于茲故郊社宮闕制猶南京而

淳皇帝之陵寢且在焉諸衛所環護以綱維四海萬邦者此也諸君子繼緒以往其所以綏士卒而固根本者當必不以度支為細務矣

戶部分司記　　陸禮見部使

戶部分司設鳳山之陽而今新建者何舊者罔有常新者所為建也而豈得已哉鳳陽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重地洪武初守以八衛一所而資以一省十郡其錢穀簿書則鳳陽府掌之而時其出納焉歲久府或專意恤民而不以情信乎衛衛亦專意恤軍而不以

情信乎府

憲宗朝乃命南京戶部官一員歲更涖其事迄今逾四十稔鳳陽之有分司舊矣始因有司惟趨簡便凡三葺舊館為之三為舊館人所居而簿書亦三徙未定故有亡滅不可救壞爛不可收者吾輩為能若是恝耶正德甲戌冬同年邵君鏞乃謀諸守備閻公以及太守胡君文璧僉謂監司當新然所需不可他求以重啓變遷之虞盍即分司羨餘為之乃移於都憲濟南崔公大司徒新安胡公亞卿南陽王公咸報可遂捐金一十八鎰售得鼓樓西張氏宅工未及興邵君以期滿云余於是冬承乏而來適歲饑方圖賑恤未遑今年春四方轉輸漸至軍士漸蘇獨簿書失所如故余為嘅然太息曰軍民恃錢穀為命錢穀恃簿書為徵而如此其可乎乃鳩工聚材度地繚垣中為廳事外為重門坊牌內為遮堂寢室

簿書則為櫝為架以安之隨事順時以別之深簷高垣以庇之次及賓宇神祠隸舍馬廐與夫庖湢之所日用之具蔬圃池亭之勝咸相屬而成蓋自春及秋方六閱月而為屋者五十餘楹其人力則取諸倉役而日有餉給用需則取諸羨餘而別無科擾又都憲昆陵白公遣使存問今太守張君麒躬自擕循故民不告勞而功易也功既成進父老落之有執爵而前曰美哉輪奐分司自此定矣然舍舊圖新轉虞為安能無記乎余曰君子之心固不繫於舍館之新舊然而簿書浩繁非是則無以永圖也因記其語於石

裕本堂銘　葉份見部使

維天篤材傾覆栽培順達其枝先遂其荄維

帝法天下益上損碩茂其末先深其本睠茲鳳陽寔曰

帝鄉較若在漢為沛為豐
陵闕斯建郊社斯存環以司府錯以兵民廄
倉既閱部署亦閱爰廣國儲爰給軍餉淮
淝之西江河之南舟車飛輓霧滃雲遄王
天曰民民天曰食古也賤金貴在五穀治
賦曰財當計曰吏古也箴官法在三事信
美茲鄉根本萬世有翼斯堂裕本是揭本
斯惟重
帝斯惟裕彼邦之寧亦本之固大矣邦本一哉
王心皇建其極錫福于人化日舒舒有年
穰穰乃積乃倉如坻如京
聖祚靈長湛恩汪濊以祿以餽爾卒爾寀有屬
司徒敢隳厥職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于倉
曰監于稅曰督出納資平制用資足有利
必興有弊必除不剛不柔不忮不求持是
守官朝夕罔怠譬彼消埃用裨山海天鑒
孔昭
帝謨丕顯尚慎旃哉裕本有扁

新齋銘 有敘　　劉天民 山東人吏部郎中

嘉靖丙戌秋度支葉子原學既考室于鳳陽行部廳事之西為宴息所于是得盱眙陳太僕大章氏新齋二巨書遂用扁焉蓋若先得葉子同然之心者是故葉子悅之而取之耳頃葉子按節壽春以齋銘見徵于余余方嘉葉子蚤年衛道之懿而再欽此重內之學因為之銘相印證也銘曰

惟人有心藐焉湛如萬理咸備衆欲亦居維是理欲辨之在早匪曰外求語云內照何者固有何者本無以克以復賢聖之徒聖域難躋賢路易畫勉旃惕若時思無斁不奪其志不墜其功遹成盛德歸全帝衷帝初與我理氣攸屬補化參天吾恭云篤問學式道德性式尊律彼先覺踐我成言誠以立體敬以從事不愆不忘有嚴有翼學無安勉道無天人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題名扁跋　　林冕 見部使

分司題名舊有勒石矣前此者可紀而後來繼者以石限莫可續觀者冀其全也予承乏來茲更加搜訪詳前續後合六十有一人而冕附焉凡諸公之爵里字謚益求其詳迺為書諸板虛其下以俟君子重以懸諸寅賓堂曷謂哉前乎部使至某賢某否人得而議之後乎部使至某賢某否將使後人之議議後人也於以備觀省云

林繼皐見部使

養魚池記

余督儲之明年作養魚池成客有問余曰吾聞庾氏穴養魚以木為凭欄登之者其聲堂堂每凭欄投餌魚必踴躍而出辛氏亦然不投餌但聞策策之聲魚亦出不知子之養魚果庾氏之堂堂乎抑辛氏之策策乎余應之曰余之養魚借以見道非庾辛之謂也夫盈天地間莫非物也盈天地物莫非道也魚亦天地間之一物耳而道實昭焉何也天下之物自其不一者觀之

則物自物而道自道自其至一者觀之則物即道道即物故善觀物者必以道善觀道者必以物斯物與道一而道與我一矣子思子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嗚呼盡之矣客又問余曰吾聞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見儵魚出遊惠曰子安知魚之樂莊曰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莊豪達士耳不知賢者亦知樂乎哉余應之曰惟賢者能知之亦惟賢者能樂之

自余之成此池也政暇必至至必觀或與二三賓朋觴于斯亭臨流賦詩賞花釣魚見其浮沉上下悠然自得相忘於不識不知之天魚亦樂乎哉余亦樂乎哉余非賢者也樂乎魚所以樂乎道也道性分所固有不得不樂也語畢客振衣而去余尚欲與之言追之不知其所之也遂筆之以為養魚池記

重修廣儲二倉官廳記

廣儲二倉有公宇焉寔吾部使者監督所也部使歲更後先剏葺匪一朝夕矣余承乏來茲則見其頽圮破漏不可以居思完緝之然慮夫材之弗措也于時輸賦者四集而廩適敝弗可以儲予檄軍塲兌焉蠲其輸廩之費率人百錢以佐材直既而材具矣又慮夫力之弗堪也于時諸倉修厥例取軍役究稽之際得逋負焉逋鳩以即事委官李郁葷董之始工於八月初旬而訖於十月即望凡旬有七浹計庸千有二百作費二十有五金新其堂之前後間者六耳房者四左右廂者各二嗚呼是舉也費不于官而見屋室之完勞不及民而見徒之合散役不踰時而見功之營就蓋不可無述以告來者因而系之詩詩曰鳳邑之墟倉曰廣儲有宇巋然遞去遞居爰初爰作載壯載崇歷久而敝上雨旁風歲在掩茂余曰戾止是顧是瞻愀惻弗已相

古先民戒傷寓室漢詔所察廚傳是飾矧
茲公宇出納司存敝而弗葺政曷由敦乃
鳩乃功乃萃乃材于官罔費于民往來癉
者崇之黙者飭之缺者完之仆者植之棟
宇翬飛丹雘藻麗輪如奐如一新舊敝度
閣有嚴器物有備于是啓處于是度支惟
庾之崇惟儲之廣陳因萬年軍餉是仰會
計曰當料量曰平格儆有位先聖是程宇
既新只省内疚只相厥宇只愧厥漏只我
詩伊何辭則弗雅鑱諸堅珉用告來者

重修本府倉官廳記　前人

鳳陽治北有倉三區咸有廳事焉歲久而
敝予既修廳事千廣儲之二倉本府倉之
吏跪請曰是廳之壞較二倉滋甚在彼者
公既修之矣顧費與力有可畫如二倉無
弗及焉者公烏得忘情哉余應曰諾於是
鳩工集材命程度日委官張鸞輩敦其事
凡棟楹霤桷之腐橈者易之蓋瓦級甓之

破缺者補之塗塈黝白之漫漶不鮮者潔之
廳之制葺舊如二倉增飾其祠之旁者一
夫之役稽逋如二倉增半其金之費者一
蓋昔之所有必具而其無也乃今有之可
謂無侈前人無廢後觀者矣始事於仲春
之朔畢工於孟夏之望無何余將以代去
倉之吏又跪請曰茲廳固賴公以修矣惟
二倉之修公文以志茲倉功加之願亦有
以諗來者余復應曰諾既而謂之曰若知
吾與爾之職矣乎凡吾與爾朝夕有事乎
是者職無他財焉而已然財猶膩也近則
汙人士之清高自好者不屑或少懈輙以
速官謗而招物尤也吾與爾曷其免諸雖
然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湼而不
緇仲尼大聖也委吏不辭卑曰會計當而
已矣是故財者天下大計也君子職是亦
惟盡心焉耳矣禮義不愆何恤乎人之言
吾與爾盍其勗諸吏於是迺頓首颺言曰

格我公言命之矣請志諸石措諸壁以念
諸來者

重修廣儲四倉記　顧伯謙邑人

天下之事日新而無涯凡所當為均屬吾
性束於分繫於時或有不得徧為者然亦
可以觀人矣鳳陽
帝鄉義旗所始
聖祖既有天下建為
中都宮闕府署城池坊衛雄埒
京師一經
聖慮規模洪遠非臣下所能窺測億度迨
車駕駐金陵郡邑衛所稍從裁抑
皇陵拱侍司府並寄環以八衛奠以三城所以
重
中都也臨淮居東扼淮下流寔維新城襟咽
與長淮相望長淮城圮於水臨淮古鍾離
子國唐宋以來濠名鉅州城池高深甲淮
右而廣儲四倉蓋設於

國初更定官制之後者也其為倉五餘四倉
并本府倉皆在新城直隸鳳陽府先是倉
務以府通判行之多歷年所賢否不一人
弊甚至不可治
廷議督以部署察以風紀而總督於都憲大
臣繼又用言者革通判部署益專宿弊大
革乃弘治九年丙辰八月襄陽孫君德夫
以名進士南京戶部主事涖之受代即搜
剔隱慝講求便益躬治頹劇罔怠昕夕兩
月餘咸獲要領元猾褫魄叢奸斂跡倉務
以清由是修殘廢補缺隙以為
中都根本重地異厥諸藩而軍實鮮克殊是
缺典乃狀白總憲檄傳有司各以賦入無
復折價經用給足因致羨溢以廣儲四倉
歲又傾隘特甚撤而新之創置廒倉五官
廳一退居一神祠一儀門二井亭一道路
之侵於怙惡者復之砌一百八丈垣墻之
隣於頹剥者築之版三百一堵表以坊門

正曰京國左右則揭以倉額用府出錢二百六十餘兩以罪贖於豪橫官軍四百一十餘兩措一百七十餘兩內外規制悉易舊觀條畫精審功料堅緻山峙鱗次誠一時之偉績三軍之弘庇也閱歲功始告成臨淮尹二及縣學師儒過於春麓需言紀事予曰唯唯孫君是役隆國體係人心壯方隅盛舉也不可以不記顧予蕪陋何足以稱之予於孫君有一日之雅乃知孫君才識剛明深於理而敏於事可以必為名卿大夫者茲筮仕之初重務是托舉措施設得所先務焉是役也亦可以見孫君矣異時澤被黔黎功垂彝鼎此殆其權輿乎予雖不文記之宜無愧辭若夫繕修公宇增飭諸倉又該孫君精力規措之旁及者法當附書故亦書之

新齋詩

猗歟新齋有佀其邃伊誰作之維我部使

維學之求維仕之優是息是游是藏是修
齋既有名名豈弗義厥義維何新之一字
曷以曰新目新新民立體達用寔為大人
湯之盤銘以警以刻事具澡身義存浴德
曰苟日新日日又日不已其功聖域優入
在誥迺砥在訓迺伊咸有一德日新靡遺
仲尼彖易于卦大畜亦曰日新厥德是懋
道不外求教匪多術先聖後聖其揆式一
曰予小子有志于學是則是效倬彼先覺

顧此明德上帝降衷緊聖與我有之則同
聖也昭昭我其昏昏自暴自棄曷為曷言
是德本明譬之日月利欲蝕之寧能自晰
彼身之垢疏瀹澡雪胡德不然而甘闇昧
伊欲新之常惺惺法以存以養以省以察
于拘必廓于蔽必祛本體瑩然庶復其初
既啓其端勿間其力法天之行自強不息
新苟不已德斯克明曰已曰物惡乎不成
雖愚必明雖狂可聖盍其勗諸顧諟明命

齋以居之詩用告之匪徒告之貴允蹈之

兼隱亭詩　　前人

公署後園有草亭游息所也子至屏棼穢
葺頹廢退公多暇可以尋樂乎因名之曰
兼隱云

樵隱安丘樊農隱樂耕畔由來事不同各
以情所玩古人作吏心名兼隱者半我非
賢且勞官耻浪亦漫縱步來亭中芳園恣
佳翫一雨五月凉茲游良泮渙茂樹散嘉
音修竹列成竿囀日玄蟬吟出谷幽鳥喚
緣逕伐行枚依牖植頹幹開林屏紛穢鑿
池注清渙踈散得餘閑惷愚豈聰算退食
自委蛇簿領謝回亂問景感幽悰欣焉秉
柔翰

種蔬

我非適世才聊就三徑資灌園慕於陵學
圃思樊遲夏來蔬畦中蕪穢誠不治呼童
事鋤理長日敢告疲所須雨露繁衆緣俱

紛披朝飧摘我韭夕飧烹我葵菜味性所
嗜蔓草勿復滋嘅彼肉食鄙安分迺其宜

園池燕集次韻　前人

為喜芳塘一鑑開埤梧垣竹白雲隈未成
傲吏園中隱時望小車花外來坐愛清漪
移綺席醉歌涼石盡金醅自公多暇延二
益小徑頻繁闢草萊
懷抱相逢得好開草亭寄在鳳城隈秋郊
近覺新涼入僊侶遥瞻紫氣來小鑿雲根
作主沼旋添雪碗注春醅詩多且許同題
竹戰勝何須共剪萊
新詩賡倡得羊何連壁頻勞小榭過數畹
香風動蘭蕙一天涼月淨藤蘿皐前學嘯
時聞響石上題詩不用磨謾道仇池成百
頃方塘半畝興偏多
望裏河山四面開吟邊風月百年才良辰
正值新秋至好友元非俗物來園竹還成
羊仲徑簷花更送謫仙杯君看池上堪乘

興莫惜高陽倒載回

再用韻二首

清樽喜接三人飲小圃新開半畝塘入座西山來爽氣浮堦秋水漾晴光一簾草色將寒露幾樹蟬聲自夕陽他日觀魚重到此相招訝道是濠梁

秋風嫋嫋動沙墟並駕深勞憫索居人去可知禽樂處秋來况值雨凉初温公園内還蔬沼正叔齋前謾養魚珎重良朋時燕集茶煙常見竹間厨

春日後樂園　前人

後樂一園成何如獨樂情亭池數畝小竹栢四時清本協觀游趣難兼吏隱名喜無來往者春草雨中生

蔬圃初晴日蒲團穩作身鳥聲幽似野人意倦如春送酒桃花短題詩桐葉新獨憐亭上客不及燕來頻

京練六首

祁祁鳳凰山千里和春陽鎬京實湯沐胡
為來慘傷神機練兵藝由來威遐方羽書
遠徵兵盡室隨征行老婦去敝廬繫柝臨
風霜壯兒足支持稚子疇與將含情不忍
言泫然忽沾裳
行行臨淮河生來邇洪波洪波不易見燕
山歲月多行行復回顧經年一度過春行
淮方漲冬歸水入窩空見舊水痕猶聞鴻
鴈歌水患有時平行行將若何

淮水浸秋月秋行更悲切洪濤不鑑形金
風漸凛冽月明到寒茅霜華征衣結蹁蹁
載馳驅寒浸燕山雪含機持羽毛氷霜膚
欲裂歸來緑滿陰愁顔向誰說
營中肅軍容星奔視旗鼓調習既已閑將
以備戎虜征夫事登登不得持弓弩工役
費且殷不見將軍府官餉不足支破業事
營伍呼嗟
帝鄉兵流離伏誰撫

伊昔來從龍豪華意氣雄百年役京營十
室五六空逃移不可招行役號悲風豈傷
無田業田業誰與攻經年遠室家生育何
由豐縱有乳哺兒索名亦從戎從戎難具
陳愁思徒冲冲
雞鳴事行役京路迷黃沙憶昔從軍初草
木休雲霞軍行多騰歡今也累吾家謫戍
有時宥京班罰何賒戎官亦何尤補役到
官衙官衙且不保何暇憐吾嗟清露下九
霄無柰浮雲遮識我京營苦春暉桃李花
持戟忘渴饑耿耿衛中華

涵光亭漫興

分司公署後有亭舊名兼隱予疑其有意
必也或不足以應物易曰君子以用晦而
明又曰時行時止其道光明亭面塘而又
環植竹木玩萬物之代謝思人事之更遷
息機潛慮屏雜祛紛庶幾含弘光大之義
乎予以不能用晦得罪懲創之餘深有味

乎此也因名之曰涵光用資警惕云

閒步茅亭畔芊芊草自茵酥雨潤園林亭
涵萬象春松栢含翠晚桃李鬬芳新雲浸
碧淵淡風生水面鱗發育呈天德悠然即
主賓

多少參差影澄澄入碧虛花鳥弄春色瀟
湘竹已舒含垢生光大渾淪欲畜魚澄心
瑩無塵達觀忘物予欲契箇中理徙倚且
躊躇

晨起玩物華清露流珠翠日曦自東升玉
潤竟委棄人生何異茲役役還自累方見
倉庚鳴春歸不我待進德在及時榮名胡
足企

方春發生時呼童勿折柳推此愛物心達
之適九有靜觀泚水波昭昭別妍醜池風
白浪飛萬形俱疾首知士悟真機千古皆
尚友

古人志清淡菜根味可嘗學圃治嘉蔬灌

溉勤相將芟草資荷鋤草去蔬自長因之
悟治心罔念遂以狂茅塞忽悉除洞然納
八荒
化機元無象雲物紛沉浮香徑飄風花吹
亂群白鷗早華既已謝新枝猶未抽榮瘁
各有時功成還自酬悟此虛室光川上期
同儔

種竹歌謝李竹濱　鍾允謙見部使

草亭突兀當晴空園池蕩漾迴春風池中
鼉魚纔數尾古樹含凍空巃嵸何人遺我
金琅玕斸雲分靄來淇園直節凌霜轉堅
勁高枝拂漢根虬蟠遶榮栽植助幽意坐
令蕭踈變蒼翠亭虛已覺遠塵囂對此清
氛更無際李侯意氣良足奇夙心應會氷
玉姿亭乎誰謂無多勝揮毫賸可催新詩

新築小池成

亭前照膽小塘開為借天瓢注水來無數
錦鱗浮日出一雙紅藥傍雲栽天留芳圃

煙霞障人醉春風錦繡堆贏得此間消俗
慮何須海上問蓬萊
洞裏茅齋四面開等閑不許俗人來清風
明月天為主翠竹蒼松手自栽花徑苔深
童子掃柴門塵靜野雲堆詩成我亦乘鸞
去寄語仙郎却草萊

園亭燕集

初從帝里識高人幾向名園共好春列座
分林榮倚玉開軒給燭恍回銀鮮烹祇有
池中物藻品皆為席上珍吏道亦存泉石
賞來游倏已滌煩塵

兼隱亭漫興　黃德純見部使

獨坐亭池上浮光映遠天竹青雲半合沙
白鳥雙眠地僻猶宜隱官閒得自便開軒
情不極野色落吟邊
萬樹春晴裏孤亭鶴語時閒雲虛几簟落
日暗茅茨入饌分蔬甲烹鮮切鱠絲本非
傲世意野性偶相宜

生意憐芳草幽情到翠微春風隨短屐潭影照雙扉行止存吾道乾坤自化機登臨時有作因憶謝玄暉

晴雲懸素慢晚色下重茅水鶴高松立山蟲古蔓交天低花外徑人散竹間庖對景且行樂韶光任自拋

步屧空階下風輕花欲然鳧鷖浮積水桑柘帶踈煙把酒清風裏尋詩芳草邊躭幽元有癖隨處羨林泉

細草春初長閒庭日正舒煙光浮野薄竹色映池虛摩詰元躭畫鄴侯也積書由來非玩物幽意吾所如

白晝遲風色開簾興不孤池暄魚共樂林隱鳥相呼杜若含春氣松蘿入畫圖浮生何處著對景欲忘吾

青春舒物色落日少塵梦亭抱竹梧底池喧鵝鴨群風光雙短鬢世故一浮雲且盡尊前興微名何足云

客少門常掩苔深逕不鋤雲流花影裏蒲
長雨痕初四十慚聞道蕭閒懶著書何須
較真隱即此稱幽居
亭階苔蘚色雨後又新添煙細春浮竹山
青晚入簾鳧鷗情自狎笋蕨味還甜官署
時多暇何妨吏隱兼

公署春日紀懷次韻　林晃見使部

春深小圃碧桃開愛靜還宜水竹隈大地
照陽隨物到小驄明月逐香來萍移虛閣
歸寒沼簾裊飛花入美醅簿領已閒成吏
隱紫雲深處是蓬萊

懷抱無如旅思何感時空爾歲華過靜觀
惠日暄池草時見風光轉石蘿道可用時
須莫負志乘堅後更當磨環看四壁飛瓊
藻始信陽春和不多

秋亭晚步

長空黯淡秋容寂水國蒹葭白露晞遊子
西風千里夢故園池雨十年思邃咽關山

和月冷鶴鳴海嶠度書遲凭闌望斷修篁
外何處凄凄更搗衣
雨歇山光迥接眸暮笳飄入亂雲愁忽驚
天際行踪遠頓覺寰區暑氣收繚繞鄉心
傷獨夜稀微衣袂怯新愁遥看烏外峯如
戟時聽寒聲戰玉樓

附錄

君子使于是邦周情孔思寄懷漫興雖不
與于儲然挾藻敷瓊以緯國華可傳以不
朽是故録之

南戸部張副郎請游龍興寺和韻　韓士英見部使

帝里招提雨露深滿前松栢晝陰陰臺空獨訝
金蓮燬地迥曾聞
紫蓋臨日暮野烟團

寢阜風高春梵異秋砧望淮猶憶當年路白
髮那期又盍簪

登皷樓　樊鵬 見部使

都門路遶鳳城秋城上今登
天子樓江樹淮山晴歷歷宮雲閣霧晚悠悠甸
開三楚真龍宅壤帶中原自古州人在碧
空仙樂下悲歌番動夕陽愁

中都篇

皇祖草創開洪圖手平山嶽清江湖南誅張陳
北走胡顧瞻四表宅
中都六王諸侯同定策十年鐵馬成王業鳳
舞龍翔卜
帝居日精月華連巀嶪巀嶪千峯抱畿甸荊山
突兀塗山面玉帛千秋朝萬方宮墻紫極
垂金殿荊塗瑯琊勝秦豐淮北江南萬里
通二水三山控海上神州赤縣枕關東十
年廟成立九鼎悠悠千古淮流迥遠闕層
樓十二重朱門甲第三千并大道都門斜

復斜寶刀白馬憶香車王孫曾折三條柳
士女曾看九陌花誰知須臾滄海變淮水
淮山盡更換
皇祖猶停虎護旗
文宗更洗燕山箭只今輦道草凄凄但見宮花
與宮樹花底宮娥那往來樹外城鴉尚來
去王氣葱葱秋水俱幾日新都為故都雙
闕金銀波盪漾連甍丹碧草荒蕪雲龍風
虎一朝去玉輦金輿舉眼無君不見陵山
松栢野火焚瓊碑寶碣空璘珣陵軍北戍
守衛弱城垣半落青泥塵嗟乎城垣半落
青泥塵

送馮伯順還部和韻　韓

滿城花氣欲蒸人尊酒相看眼尚新前政
到頭全擅美後塵何計可施仁客窻夜雨
添離恨郎署清風引篆綸白下舊遊尋樂
處知君不負鳳山春

東郊即事　前人

狂飈散微雨晴光轉春晝關門送行旌得
歷東郊堠河橋曲通淮平岡遠連岫村墟
茅舍烟草木間森茂煩襟劃然開塵目脫
濛瞀柳條蔓青絲桃花紛襭繡來牟團野
色群鳥哺巢鶯萬物各趨時天地等園囿
吾生亦有涯一技未能售往昔二三載武
林大江右年華飄忽過車馬困馳驟方息
子輿肩已訝休文瘦寧虞今年春部檄又
予授瞻此　中都城創業
帝鄉舊國儲就空虛通負卒難究民窮誠可悲
涸魚愧濡救邸報胡為傳
天王欲南狩簿書敢辭勞力弱恐增詬愁來貯
雙睫詎為傷春皺啼鳥本無心林薄鬬清
味風景雖娛人憂樂有先後回首閭山遥
躊躇復何候

聞笛　前人

長笛高樓自學調晚風吹送故相撩不知
一夜關山月落到梅花第幾條

敬題　皇城　前人

禁城延袤駕山迴知是當年草創開曆數
有歸朝玉帛　王綱初定肅風雷龍飛重
地還居守馬渡長江不再來花本自深春
自在年年　宮闕鎖蓬萊

榆莢　前人

白榆飛莢落輕錢重疊侵堦不受穿費我
掃除根又定却愁天上去黃緣古詩云天上何所有
歷歷種白榆蓋言星也借用之

首夏即事　前人

長晝公庭寂新齋退食慚眼前飛動意梅
雨作江南
花草供閒翫含情欲負暄有時堪一笑稚
子學禽言

分司書懷　前人

花絮無端點硯池客懷寥落起深思青山
入夢曾歸去黑髮禁愁秪自知與不黨人
終是恥時諫南巡者多被謫了無官事未為癡分司

且類吾何說樂天詩云莫求致仕且分司放翁云小鐫殘俸類分司
野水寒盟預作期

次張守之洪戒寺韻　前人

銅吻氤氳吐翠虬晚凉蕭寺共清幽雙松
幾夜堪憑檻長笛何人更倚樓逆旅半生
為過客醉鄉深處笑封侯鳳山淮水
中都勝不是尋常汗漫遊

為陳君佐題便面　前人

江湖一漁翁生涯寄舴艋竹林繫清陰廡
坐若不省豈無羨魚情風波猶未靜萍梗
何為哉遠山時自領
山林一逸士心事寄鐵笛清越迴林飈激
發裂山石豈無知音人感之懷舊識竿瑟
何為哉不羨齊門客

水簾洞　樊鵬見部使

觸砌攀條躋古臺幽叢忽盡紫霄開看淮
帆影城頭落瞰野山光樹裏來水洞石牀
虛世代青松玄鶴自蓬萊登臨正屬秋風

後直北雲飄首並回　葉份見部使

簾洞何年觀獨尋石徑迷川源留福地霄漢接舟梯壇古三花發春深百鳥啼可人期未至惆悵白雲西

濠水孤城壯簾泉古洞幽烟雲出平地竹石在中流塵世空千劫仙人自十洲多君好奇者相約漾波遊

中都儲志卷之十　終